

【在人间】

摇过青春的绿皮车

□李哲

绿皮车曾在我的生命中摇晃了四年。

元旦前夜,家庭聚餐,一不留神三杯酒下肚,妻子责怪我喝酒误事,我说,不耽误跨年计划,出发即可。临近凌晨抵达了省城,离泉城广场三个路口,机动车被人流阻断了去路,靠边停车,改为步行。一路上,人流如海浪一般。新年钟声敲响后,人群又如退潮般四散而去,裹挟在大浪中的我耳边仿佛响起了哗哗的海浪声,咕嘟咕嘟的泉声,还有咣当咣当的火车车轮声。

我就读的大学在省城。之前我极少离开家乡,虽然两地仅隔一百多公里,可这里就是我的远方,与之紧紧相连的是一根铁轨。四年里,我一次次坐上绿皮车奔它而来。

火车在一天里经过小城两次,早上由南向北,黄昏时再折回省城。车程两个半小时。十年前没有抖音,没有4G或5G网络,乘客们多是观看缓存视频或阅读电子书,而我习惯了携带一本书,时间不长不短,虽然翻不了几页,却可以沉浸其中,忘记时间的流速。

火车早上7点从省城发车,8点左右路过淄博,9点半抵达县城。绿皮车上的2G信号极弱,一经过淄博市,我就抓紧检查手机里有何未阅的消息,并无大事,却又总忧心别人联系不到自己。

母亲每次都会提早问我什么时候回家,我会说个大概日子。临近时,母亲又确认一遍,我便嘱咐不用来接我。但下车后,母亲总是站在马路对面用目光将我人群中揪出来,紧盯不放,而我确信这缕目光是独属于我的,也是世间最暖的。

过去的火车票多是蓝色小卡片,少许是红色纸张。书包最外层有一处平时不用的夹层,我就随手将车票塞进里面。每当母亲刷洗书包时便会问我还要吗,我就回答,先留着吧。时间一久,阳台的窗台上就堆了厚厚的一摞。毕业后,为了纪念大学时光,我特意买来一个收纳册将它们和门票一同安了家。如今车票上的墨痕早已消失,光洁的纸面上仅剩一串红色的编号。记忆有些如磨痕一样消散,有些却如红色数字记忆犹新。

本就所剩无几的记忆中,印象深刻的又多是些痛苦之事。比如列车的吸烟区,在两节车厢之间。车厢本就不透风,三两个人扎堆吸烟,一瞬间此处就成了“仙境”。假期往返时,我常买到无座票。车厢内挤满人,后上车的人无处落脚,只能待在车门处,接受烟熏火燎的熏陶。一下车,我总是咳嗽不止,满身烟味。后来,国家颁布列车禁烟条例,使得一众非吸烟人士拍手称快。

第一次坐上它时,我十八岁,而我第一次遇见它是在六岁。那年,我跟随父母从乡下搬进县城读小学。整个世界变得新奇无比,不怕雨雪的柏油路,

遮天蔽日的高楼,拥挤的小吃街,夜晚的霓虹灯,我在其中醉了好多年,还有一列常常入梦来的火车。

男孩子在巨型机器的威仪面前毫无招架之力,火车轻易地打败了一切玩具,牢牢占据梦境。我每天要看,每天也看不厌。可母亲却被它搅得难以入眠,常与人倾诉:火车一过,感觉房子要塌了。房东劝解道,时间久了就适应了。

白天的火车通常与我无缘,也就不是我的朋友,而有一位朋友总是赶着我的脚跟,如放学铃声般准时经过家门。它来时会在很远的地方拉响汽笛。北边有座高架桥,声音先穿过桥洞,然后它才出来。大人说,这班列车是拉货的火车,叫做货运火车。火车头多是深蓝色的,后面跟着一大串车厢,前半段多是黑色车皮,拉着煤炭;后半段是银色车皮,是油罐;中间也会穿插着几列集装箱,红色居多。每次的组合都不一样,我是怎么知道的?每天我都会用石头在地面上记录着数字。慢悠悠的日子,晃悠悠地过着,幸福很简单,比如将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数清楚。

黑皮火车离开后,我并不着急进屋写作业,过不了几分钟,还有一位朋友要来。它从南边来时需要拐一个大大的弯才能进入视野,不同于黑色、银色、红色,只有它是绿色的,人们都叫它绿皮车,上面坐满了形态各异的乘客。

火车虽不快,若紧盯住一个窗户,头一会儿就晕了。眼光若散开,同时扫视十几个窗户,乘客们一下子就清晰许多,有人向我招手,有人向我微笑,有人在窗台上凭借雾气画一些小图案。此时,数车厢便没了意思,而是对车厢内的世界充满好奇,什么时候我能坐上它?母亲告诉我,长大了就可以。她一向说话算话,十八岁那年,我真的登上了这列火车。母亲送我上车后,我透过窗子看到远处的母亲,车外的人距离越来越远,显得越来越小。原来,上了车就意味着成了漂泊的游子。

跨年之后,回来没几日,办公室里的同事议论起,最近去省城的火车又增加了两班。我的心头一惊,时间竟这般慌张。下班后,我按捺不住怀旧之感,驱车赶回童年之地等待我的老朋友。那里早已不同以往,翻新了房子,重铺了道路,火车道两侧装上了崭新的绿色围栏。十年弹指一挥间,发生的事岂止于一道围栏?火车取消了吸烟区,电子票取代了纸质票,2G信号成了5G,出行有了更快捷的高铁。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,疾驰万里,而那辆绿皮车仍旧披着北方泛红的暮色慢悠悠地驶来。

我将手抄在口袋里,站着、看着、听着、等待着,一声鸣笛,响彻云霄,慢悠悠的“朋友”从眼前经过,一个个笑脸再次对我微笑起来。此时,铁轨又被震得嗡嗡作响。



【有所思】 不如见一面

□李晓

东晋年代,一个北风吹雁的大雪天气,夜晚时分,王羲之的第五子,书法家王徽之正准备小炉温酒,突觉一人喝酒寂寞,想起许久不见的好友戴安道,于是他连夜乘一小舟,沿着河流行驶整整一夜,到了戴安道家门口。就在准备叩门进朋友家门的那一刻,情绪型性格的王徽之掉头就走,沿路返回了家中。他说:“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?”去时兴致高昂,到了朋友家门口便已尽兴,王徽之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。

王徽之的这种作派,属于现代人歌中唱的“相见不如怀念”。朋友间的牵挂,如古人所说“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”,在浩淼的命运江湖上,各自荡舟飘向不同归宿,但淡淡的想念垒积在沉沉河床。在浩瀚的古代诗词中,星斗一样闪烁辉映在历史天幕上的,大部分都是朋友间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经典吟诵。古人之间见面,相隔迢迢山水,交通工具落后,去见一个人,一路上要经历千辛万苦,走得衣带渐宽。所以那种人与人在日月星辰下的想念之情,特别浓厚炽热。

现在是网络时代,高铁飞机时代,人与人之间见面实在是太容易了。这种见面的方便迅捷,似乎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浓度稀释了,很多古典的生活,也正在渐渐消逝,刻骨的思念少了,家书抵万金成了传说。古时的信鸽,忠实地带着主人的家信、拳拳的嘱托,翩然降落在窗台的那一瞬间,与一架飞机的安全着陆相比,并不逊色。如今,一个礼节性的微信点赞,或者窥探一下朋友圈里的动态,就连通讯录里的多年老友,也失去了相互打个电话的冲动,一次热乎乎的面见,更成为一种奢侈的生活。

今年春节期间,我们几个散布四方的老家发小,在微信群里约了多次:见一见吧,再不见,就真的老了,就真的不知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期抵达了。凛冽天风,在我们的头顶呼啸着,好不容易在城市后山一个农庄相聚了,有人热烈地拥抱,也有人拘谨地交谈。时光,把我们雕刻成不同的模样与形状,还有繁花落尽后看不见的内心。我们一同怀念过老家村子里的老井、黄葛树、坍塌老屋、老亲戚、离世的长辈之后,发现再找到一个共同话题已很难了。于是,一顿饭后匆匆分别,约好下一次见面。而下一次,又要等多久呢?对于我这样一个很看重乡情的人来说,其实还是希望这样见一见的。后来我在微信群里说,我们争取一年见一次面,人到了这个年龄啊,见一面,就少一面了。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发小们的感慨共鸣,他们纷纷表示同意:能见一见,就尽量抽时间见一见。其实,时间这个东西,确实如海绵里的水,挤一挤总是会有的,关键是,你真的在乎这种见面吗?

想起这些年在我人生的各个路口走散

的人,或者永不再相见的人,我就特别珍惜有生之年的每一次见面、每一次举箸举杯、每一次对背影的凝望。

在我中年岁月里走散、走失的那些人,那些告别的镜头,常在我眼前闪现。比如外省的诗人老刘,有一次我坐火车从他所在的城市离开,他追着火车跑,递给我一本发表有他创作诗歌的内刊,还有一包饼干。晚上,我就吃着这包饼干,穿过了两个省的铁轨线。就在那年春天,老刘患了重病,在医院接受化疗,还没走到夏天的门槛,他就离世了。还有与我同住一个小区的老王,前年的一天,他出门去买大蒜,出门前对妻子说:“汤里少放点盐。”十多分钟以后,老王被一个莽撞的司机开车撞上,走了。

有一年春天的下午,我和单位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聊。一个同事说,桂花路边有一家新开张的馆子,卖兔肉汤锅,味道不错。这个同事说,改天一定请我们去尝一尝。没想到,他的邀请,竟成了留给我们的遗言。他肯定是热爱生命的,晚上还出去跑步健身,一回家,突发心肌梗塞,在去医院的路上,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在写给他的悼词里,是我们无尽的追思。这才发现,朝夕相处的十多年岁月中,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,在一幢大楼里工作,在一个单位的伙食团里吃了多年相同的饭菜。有一次,在出差住的小旅馆里,这个同事向我掏心掏肺地谈起过他的家庭,我才知道为啥他平时显得有些吝啬,一双破了洞的袜子也要缝一缝,一支牙膏也要挤了又挤,是因为他瘫痪在床的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和护理,是因为他的妻子也多病,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撑起。在他去世后,念叨起这件事,走进他那简朴的家,我们才发现,他的那些吝啬,他的那些节俭,他的那些舍不得丢掉一张旧报纸、一个酒瓶子的行为,其实是一个男人默默无言的美德,是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

当我们真正面对一个人的离去,才有时间反省自己,什么是该珍惜的,什么是该坚持的,什么是该忽略的,什么是该妥协的。

就在前不久的一天,我与分别三年多的老友吴大哥在一个老馆子里又见面了。我俩喝着老酒,老吴突然热泪盈眶,他为那年冲动之中给我一个耳光郑重道歉,他起身拥抱了我。那次,也是我与吴大哥一起喝酒,我俩为宇宙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话题争论起来,老吴突然起身,扇了我一耳光。于是,我们绝交了。这次,是老吴主动约我见面的。我当场就答应了,一个耳光又算个啥啊?或许,他打醒了我,让我懂得,有些争执与执念,就绕过去吧,就放下吧。

“这世间,太多的难免亏欠,你是我穿过思念的箭,不如见一面,哪怕就一眼。”我听着这首歌,暖流漫漫。老朋友,找个地方,见一面吧。